

反典鼓兒詞



MG
I239.2
7

反英鼓兒詞

新氏會館完資料室藏	資料整理番號	26 159 580
-----------	--------	------------



3 1761 7629 9

反英鼓兒詞序

千載悠悠 中有與人之誦焉 播諸聲詩 蔚爲風尚 邦之榮瘁 委繫王茲 降
及晚近 奸宄橫生 不有暮鼓晨鐘 將何以發聲振聵 矧夫皇皇吾亞 迄被侵
陵 西矚堪憂 暴英滋甚 邇自勝清宣廟以還 其所以威迫利誘 蠶食鯨吞者
固已無微弗屆 有毒胥施矣 嗟乎 盜憎主人 盜欺主人 是而可忍 孰不
可忍 我族不爭 誰復與爭 此時不爭 何時更爭 惟喚醒民衆 而使之羣出
貨力 合黜斯兇 乃有以戢么麼而謀福利 是可以忽之耶 嗚乎 緊我黃種
隱痛方深 蕞爾英倫 誠宜自愛 吾亞人者 果能一唱萬和 自然博得寰宇同
情 借音節而述讎 據事實爲鐵案 以通俗之詞調 宏普遍之效果 庶幾同仇
敵愾之下 舉鴉片戰以來之百年夙耻 摧蕩而廓清之 此反英鼓兒詞之所由作
也 是詞也 緣期釐段 綜作兩編 鑑犀所容 貞佞畢覘 屬艸旣竟 爰撮其

反英鼓兒詞序

二

略旨如此 夫差夫差 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 舊怨未解 新仇又深 薪膽在前
苟安爲懼 是詞一出 切輩歌之聽之者 俱勿以爲河漢也 則吾華幸甚 吾
亞幸甚 是爲序 己卯夏月



第

一

集

反英鼓兒詞

一段引子

我今天唱幾段 給大家聽 我未曾開了口 先覺痛心 我打算唱他個 淋漓痛快 大家要沉住氣 聽個分明 我唱的 是一樁 最大的事 這大事關係我全亞的人民 這不比西廂記 止談風月 還不同桃花扇 偏說個李香君 更不比那水滸 專數好漢 又不比三列國 單講些遠古之人 也不比彭公案 專講俠義 也不比包公案 盡說了冤情 也不用十三妹 能仁寺用武 也不用樊梨花 馬上求婚 又不用潘金蓮 他來賣俏 又不用趙高女 他去裝瘋 這與那平常事 全不一樣 與那些新舊戲 也全不同 這乃是百年來 一樁大公案 我中華受侮辱 實實太深 這侮辱誰給我 大家要注意 便是那萬惡的 英國君臣 提起了這件事 咬牙切齒 不由得我就想 淚滿胸襟 提起那英國來 着實可恨 他趁勢欺負我 步步來臨 在乾隆晚年間 他便得了勢 東印度開

公司 壟斷了商情 壟斷了貿易權 專對我國 作了他侵亞的 大本之營 自從那道光年 下了毒手 頭一步侵略我 是鴉片戰爭 從此後進一步 緊似一步 且聽我順次序 唱到如今 唱一段有一段 事實存在 盼大家聽過了 記住才行 這唱詞就爲了 喚醒民衆 卻不要富作了 無病呻吟 古人道兩心同 有斷金之利 要知道 有衆志 才可以成城 聽過了大家要 明白才是 要起來團結好 一致的反英 (引子完)

鴉片戰爭

提起了鴉片戰 實實的可驚 第一個紀念地 就是虎門 這虎門本是我 廣東重鎮 尤其是海口的 通商要衝 這鴉片原產在 遠東的印度 英國人販來了 賣與我人民 自乾隆晚年間 成箱來賣 到雍正七年時 數量又增 但當時每年止 二百箱左右 至道光十七年 二萬箱有零 我每年漏卮銀 整三千萬兩 我內地因了此 銀荒鬧成 在當時有識者 看看不了 因此害上奏議 哄

勦了朝臣 到次年降聖旨 嚴行查辦 派的是林則徐 欽差大臣 林大人到廣東 風行雷勵 禁烟令掌在手 馬上實行 那英商正打算 大量銷售 林大人限三天 偏讓他交清 一方面準備了 武裝後盾 因此又奉朝命 節制水兵 那英商看了看 卻不好惹 無奈何交鴉片 全數點清 二萬箱交出來 值六百餘萬 又次年在虎門 燒他個乾淨 林大人他本是 忠臣義士 辦這事他更是 截鐵斬釘 回頭又立專條 船商聽令 貨物中帶鴉片 定斬不容 林大人處處是 辭嚴義正 又強迫英領事 離開澳門 英政府他對此 十分怨怒 他無理要對我 宣戰交鋒 論起來林大人 準備頂好 論力量也不至 失敗丟人 那英國海陸軍 全來犯我 那知道朝廷爺 怕的不行 剎時間要講和 派了琦善 那琦善本是個 賣國的奸臣 止可惜林大人 前功竟棄 眼看看有辦法 偏不許成功 革了職受了罪 這還不算 又賠款又割地 氣壞了大人 那英國陷虎門 炮台燬盡 次年從閩浙滬 又逼南京 這一次英兵來 朝廷更怕 剛要戰又悔轉 打算和戎 派大臣與英使 南京開議 派牛鑑伊里布 還有耆英

定立了十三條 一言難盡 那英國展開了 狼子野心 第一條賠銀兩 二千一百萬 第二條割香港 永與了英倫 第三條許通商 開放五口 還許他領事館 設立成功 第四條入口貨 雖納例稅 但不得另加重 要種種通融 五六條要平等 放他的罪犯 下七條侮辱我 也都不輕 這一番鴉片戰 他佔了上算 第一是佔香港 爲患無窮 到今日更變成 萬惡的淵藪 這香港倒成了 侵亞的中心 紳士的假面孔 他既抓破了 他便會放開膽 漸漸逞兇 到今日講起來 痛定思痛 忍着淚我再唱 割讓九龍

強 割 九 龍

適才我唱過了 鴉片戰爭 我再唱一大段 強割九龍 這九龍割與那 暴英霸佔 在鴉片戰爭後 十五年中 這九龍是半島 且是要地 未割時又經過 種種的糾紛 自從因鴉片戰 南京約定 五口中四個有 領事衙門 惟廣東不服氣 自起團練 不准那暴英的 領事進城 兩廣的徐總督 名叫廣緒 與香港

英總督 專約又訂 雖決定英領事 進城從緩 但轉眼那暴英 又來挑畔 到
咸豐二年秋 便來找氣 亞羅船載海盜 停泊廣東 我水兵看不順 上船搜捕
英領事就發兵 攻打省城 這一番他又是 無理取鬧 城下盟辱了我 他才
退兵 到咸豐八年冬 臘月剛到 暴英又派軍艦 干戈相尋 派軍艦擺滿了
白河之口 大肆兵野蠻樣 要挾重重 要求的目的 他既未達到 到次年四月
八 又動小火輪 小火輪一大批 來了幾十艘 突然間開進來 大沽闖通 大
沽口他進來 任意燬壞 最可嘆把炮台 從此斷送 咸豐爺害了怕 再求和議
派桂良花紗納 趕往天津 那桂良正當朝 坐的大學士 花尙書掌吏部 同
是權臣 兩大臣奉了命 趕緊違命 到五月十六日 條約又成功 這一次訂條
約 條款也不少 前六條最吃虧 可痛又可驚 第一是兩國間 開始派公使
英公使駐北京 我駐倫敦 要讓他來傳教 並准他遊歷 祇要他有護照 就許
他照行 這兩條在國際 尙是普通事 其餘的各條款 便包藏禍心 除原開五
口外 更要開四口 是牛莊與登州 廣東的潮瓊 待粵亂平定後 長江一帶

言明再選三口 繼續把商通 有九江有鎮江 還有昇漢口 他硬把我精華 掌
在他手中 再說他英人犯罪 不准我懲辦 若兩國有詞訟 審理須會同 再說
那貨物稅 要與他輕減 定稅率辦商務 勒令我通融 這一次軍費銀 又賠四
百萬 要督撫籌還後 兵才出廣州城 這條約草定後 又有番約訂 說好了一
年後 交換到天津 有朝廷慮此事 怕貽後患 叫僧王去大沽 設防備戎 果
然是次年間 剛到仲夏 有英使入防地 探我機鋒 我國兵制止他 理當如是
誰知道他藉口 又要出兵 到十年三伏天 北塘登岸 由大沽轉砲台 後路
去進攻 有僧王敵不住 通州先退守 那英兵趁機勢 又把天津攻 咸豐爺看
了看 大事又不好 二次再派桂良 前去和我 又一人奉了命 陪同前往 他
便是直隸總督 名叫恒福的恒大人 此一次暴英的 條件太苛 朝廷爺嫌太喪
權 便不肯批准 那暴英等急了 便往前來進 一股勁攻打到 我們的都城
咸豐爺以爲這 更是不了 才改派怡王爺 趕快去和成 這時間那暴英 正在
得了手 張家灣他與我 又是交鋒 到八月初八日 皇爺逃走了 這一逃便到

了 熱河的行宮 到此月二十二 暴英更暴了 圓明園佔七日 玉石俱焚 這座園修盡銀本費三千萬 園中的無數珍寶 也一掃而空 到九月十一日 條件又講 又派了六王爺 表示和衷 六王爺雖然是 精明果幹 但此次事已壞 也祇好通融 除了那天津條約 必須承認外 又承認天津府 開港把商通 再賠款八百萬 不容減少 最後的重要事 就是要九龍 可嘆我這半島 永讓他霸佔 從此我版圖裏 再不見九龍 割九龍唱完了 我再往下唱 再唱段割緬甸 大家慢慢聽

侵 佔 緬 甸

這緬甸本是我 中國的附庸 自古來好多年 納貢稱臣 那暴英因印度 與緬接壤 便打算收入他 領土之中 這緬甸有幾次 求他幫助 因變故議和案 也有兩宗 他講和從沒有 向我來請示 這暴英真可謂 荒謬到絕倫 第一次道光初 因爲印度 第二次緬求和 時在咸豐 到光緒十一年 英便侵緬 據

其都降其王 毒手大伸 十二年合全緬 編入他印度 他不管這緬甸 是我的藩屏 我朝廷知道了 很是動怒 便派了曾小侯 與他講論 曾小侯雖然是外交好手 但暴英對提議 還不應允 我祇要緬甸人 恪守舊例 那知道暴英他 決不依從 朝廷爺看局面 已然僵住了 才改派老慶王 准與變通 這一次英使臣 跋扈更利害 無奈何勉強的 成立了條文 第一條最高主權 暴英他執掌 第二條雖來進貢 須待十年終 第三條對緬界 英我互勘定 此一條又把那 甲乙兩項分 那甲項薛福成 與英訂定 那乙項訂立人 便是總理衙門的王大臣 這兩條全關係 地界與領事 此條款損失了 主權的大分 到光緒廿四年 緬甸便亡了 那緬人便成了 暴英的編氓 把緬甸改稱了 英吉利緬甸 白白地奪我們 土地與人民 這暴英用手段 毒辣不盡 提起來大家想 何等傷心 最可憾許建造 滇緬鐵道 這乙項到現在 留成了禍根

蠶食西藏

這西藏本是個 秘密的國家 暴英在百年前 就注意了他 西藏有鄰近的 王國兩個 哲孟雄最相近 還有廓爾喀 英國把哲孟雄 他先來收買 這事在道光年 已算妥貼 哲孟雄既作了 暴英的前站 那英人漸漸地 便去探測 到光緒十年間 他便動了手 我朝廷不滿意 動了交涉 後兩年這舉動 總算取消了 這寫在中英緬 共定底條約 但英國還得在 印藏間來往 西藏兵卻駐在 哲孟雄王國 到光緒十五年 英軍又無理 對藏兵一律的 驅逐又恫嚇 又就此安統監 綜管大政 哲孟雄從此後 歸了他管轄 那暴英侵西藏 從此便緊了 到光緒十九年 又兩次訂約 趕光緒三十年 正式動了手 帶了兵進西藏 急壞了喇嘛 那喇嘛有教皇 便是達賴 往青海逃之夭夭 不敢動殺伐 剎時間西藏兵 也都跑乾淨 那暴英便佔了 他首都拉薩 他教皇有兩個 分管前後藏 那一個是班禪 與英國和洽 他與英媾成了 講和條件 這便是

同年的 中秋八月 這條件講成了 好不要緊 從此他勢力範圍 全屬了英國
到宣統登基時 達賴仲英的計 領藏民叛朝廷 亂動了亂殺 我朝廷知道了
便打主意 命令了趙爾巽 厲兵秣馬 趙大帥這一去 總算功勞大 大兵到
轉眼就 平定了拉薩 廢達賴第十三 才了此一事 誰知道那達賴 求援到英
國 幸而有舊協約 種種限制 那英國因了此 才不干涉 辛亥後有俄國 吞
了外蒙古 那達賴趁機會 回去也獨立啦 民國後中英間 麻煩便大了 剛元
年昏達賴 找英國助虐 犯西藏逼西康 打箭爐也到 與外蒙相呼應 來了個
不測、我政府正要去 張我的威武 誰知道英公使 他偏有話說 他說是西藏
事 應歸他管 我對那西藏事 毫不得干涉 至於我派軍隊 那更是不許 必
合訂新條件 才許解決 這以上各條款 我要不承認 對中華新政府 他便給
抹煞 在當時袁世凱 急於定大局 對他的這提議 一句不敢駁 到次年五月
裏 中英便開會 地點是在印度 一個希摩拉 這大會那西藏 也會派代表
西藏他有代表 果然也參加 有英國爲後盾 態度便強硬 那西藏要自主 不

許我管他 不但我的兵 不准進西藏 打箭爐畫界線 還不算解決 此外是
高礦業 與外交大政 西藏人得自由 與英國交涉 此會議無結果 便都散去
了 到三年英與我 再會到希摩拉 英提出五要求 樣樣都利害 開首是西藏
自治 權自己掌握 若我兵到西藏 是絕對不許 中藏間要糾紛 由印度判決
英商在西藏內 買賣許隨意 我中國有政府 無權去干涉 西藏的一切內政
歸印度監督 英國兵駐西藏 還指定拉薩 這五條一成立 西藏便完了 說
到此我的心 又痛似刀鋸 到民國八九年 英國又出壞 要問我謀內犯 喉使
了大喇嘛 這一番大暴動 更是利害了 一轉眼那川邊 禍亂又暴發 到民國
十三年 暴英又侵藏 二十年過去後 藏兵又出發 這一次西藏兵 又受英愚
弄 連西康帶青海 一氣來爭奪 要打算變西藏 爲第二印度 邁開步好謀我
整個底祖國 到今日我西南 受不盡英的害 他步步謀算我 我們要防備他
這西藏唱完了 還有八大段 祇慘案有七個 一個比一個大 這些個毒辣事
我們要記住 爲膺懲這暴英 我奉勸大家

反英鼓兒詞

第一集



三

第二集

七大慘案之一（五卅慘案）

數起了這些事 更讓我傷心 大慘案連出了 七個整整 第一個因上海 紗廠鬧事 這慘案叫五卅 日月分明 在民國十四年 五月十五日 那紗廠鬧風潮 就罷了工 這廠子本開在租界地帶 廠主先開鎗打 打死了顧正洪 顧正洪他本是 工人的代表 除此外死傷的 還有好些人 有租界捕房當局 大量來逮捕 逮捕了好些個 大學的學生 因為那學生們 幫傷者飲食 又因為去演講 發了呼聲 到五月三十日 學聯會出頭了 約定好各學校 分隊去遊行 伸冤枉散傳單 越弄越大 工商學聯合會 說話又組成 這事變便從那 暴英主動起 我政府招急了 派員去調停 十七條提出來 經過幾方面 這交涉論對方 第一即暴英 我政府特派員 受各方託付 我上海交涉員 也有詞振振 連三次提警告 都理直氣壯 領事團也三次 謬妄的復文 最後的復文中 愿在滬開會 這談判在上海 總算開得成 到六月蔡廷幹 許沅曾宗鑒 又

會那暴英們 六國的使臣 到十月已有了 具體的議案 這方案議好了 還與我留點情 除懲罪並賠償 與撫恤之外 還有在租界自由 特許我華人 再以外給我們 種種的權限 投票權最體面 也最要緊 再以外將真相 公布世界有釋放 有道歉 還不許扣薪 果能要這樣辦 也真够體統 又誰知暴英等他不贊成 一方面好些條 他置之不理 一方面借司法 調查爲名 最可恨罪魁們 自辯其罪 例如那巡捕頭 就有愛活生 延至了二月時 議案才發表 愛活生祇辭退 還有麥高雲 這些個西洋人 便宜多討了 可憐了被禍難我們的人民 到末尾拿支票 便想了事 七萬又五千元 一紙開清 幸各界明事理 羣起反對 我外部拍電報 也叫莫領 自一九二六年 一月以後 北政府對此事 擱置不問 這所謂五卅事件 便成了懸案 這恥辱莫忘了 要洗個乾淨 那暴英愛下毒 還愛取巧 大家對這事件 千萬要認清

七大慘案之二（漢口慘案）

這漢口大慘案，也非同小可。他與那五卅慘案連帶產生，因為那五卅案消息傳到了漢口的各行各界，就開會抗爭。這一年六月十日，事也真湊巧，因太古輪船到，毆打成羣。原來是因苦力運點零星貨，被太古公司人打了個不輕，衆苦力憤極了，羣起大鬧，有軍警彈壓住，才免得暴動。工友們大不服，這種措置第二天演成了全體罷工。幾千人大示威，遊行街市，到下午七點鐘，又有那英奴的印度巡捕來毆打工人，工人們看急了，包圍追趕。英領事調大隊，布滿了要衝，海陸軍一齊來站滿英租界，還有那義勇隊也奉命光臨，機關鎗架在了重要口岸，處處像對大敵，鶴唳風聲。當時的蕭耀南正作大帥，掌軍務在湖北，有的是大兵，蕭大帥接報告，趕緊想法辦，立刻派軍警憲到租界附近，大家見本省兵大批多來了，便紛紛往租界，一陣狂奔。當時的漢口秩序已然大亂了，暴英的義勇隊便逞起威風，還有他水兵們

也來助虐 機關鎗對工友 一氣亂轟 整射了兩刻鐘 這才止住 打死了人
八個 還傷了幾十名 到次日這些隊 才撤回去 提警告先仗了 交涉員胡鈞
那時我外交部 也提抗議 英使說開鎗是 必要的處分 二次裏胡先生 再
提抗議 對此事還不理 可恨暴英 到七月十五後 我提條件 是漢口各團體
擬好的條文 最緊要是三條 先決條件 各方面來修正 還加補充 此外還
有七條 全關本案 選六條去辦理 移在北京 這與那五卅案 議案多好 講
賠償隨道歉 還保障工人 此外的各條中 也還體統 退軍艦護租界 用我華
警 對太古碼頭棧 也須要撤去 海關上辦事員 不准雇英國的人 還有件要
緊的 是收回租界 英國船還不准 在內河航行 懲辦那罪魁們 更不在話下
領事的裁判權 務必撤清 這些個好條件 固然妥善 其奈那英領事 都不
給贊同 第一件對賠償 他先不許 到八月十九日 他有此聲明 他說是難討
論 事便決裂了 這案件 爲了此 又交涉不成 過九月十六後 才繼續談判
一直到十月五 才算議成 結果那暴英是 允而不允 他以猾來賣猾 這案

便停頓

七大慘案之三（九江慘案）

這九江的慘案 雖然很簡單 但此事還是個 辱國又喪權 原因是有工人 坐船往租界 這事在那年中 六月的十三 船到了 英捕們 干涉紛紛（換韻） 因此便鬧大了 衝突發生 那太古與怡和 公司兩個 他們的工人們 附和成羣 幸有我軍與警 巧巧趕到 勸散了大家去 早免了成兇 不料想到事後 暴英提照會 要求我賠償他 道歉才行 後來我地方官 調查再再 才證明英照會 全非實情 可惜了省當局 含糊太甚 到八月對此事 草草通融 他無理我有理 理上能找理 爲甚麼將理路 讓與他暴英 他隨便誣陷人 就能明白了 我們要照樣對他 看行不行 這一件簡單事 也關係體面 盼大家聽過了 也記在心中。

七大慘案之四（重慶慘案）

有一年七月二 夜晚時分 英國船在重慶 試放探海燈 這舉動他本來 毫無必要 那時間在水岸 聚集了好些人 這都是工友們 跑來看希罕 地點叫龍門浩 往往有船停 船上的英國人 忽起了誤會 一剎時跑出了 整五個水兵 他以爲我工友 聚衆要搗亂 上了陸硬追赶 我的工友們 這時間市民們 都爲看熱鬧 隨着那工友們 又來了一大羣 那英兵他不管 大家的來意 追赶的市民們 無法去逃奔 這一追追上了 好不悽慘 殺兩個傷五個 失踪了又四名 我市民有何罪 遭了此荼毒 那英國他爲何 要殺生害命 看起來他好比 萬惡的野獸 倒不如義犬義虎 有的還救人 事後我交涉員 雖有抗議 但英國有領事 無有回文 一直的挨過了 十天以外 那英國領事官 才有話講明 這話他並不是 對交涉員講 那重慶交涉員 乃是位傅先生 他乃是用公函 來胡說八道 用公函給四川 省長大人 他說他防衛正當 是權所應

有 龍門浩是他英國 商業的中心 我省長一聽了 冲冲大怒 就給他駁了個地道天公 更要他制止他 海軍的暴動 當時的四川民氣 鬧了個滔滔 我地方當局官 要求更強硬 要擄他英國的 領事衙門 到七月十八日 我二次抗議 我們的交涉員 要他的回音 內容是六大條 條條全有理 怎奈他不理我 便解決不成 說話間那滬案 也給停頓了 這重慶大慘案 再議也無從那暴英對我國 盡把便宜討 照這樣欺侮我 天理實難容

七大慘案之五（南京慘案）

在南京城左近 有一個下關 英國人把洋行 開到其間 這洋行叫和記 是專門的買賣 運牛羊打整包已辦了好多年 這買賣多用些 中國的工友 想不到就在此 又出了麻煩 這件事也赶上 大熱的天氣 六月五罷了工 惹起了禍端 罷了工去遊行 被軍警逮捕 論原因也爲了 五卅的慘案 紛擾了好多天 鬧了個頂利害 到七月十七日 才結束一番 想不到七月底 事又鬧大了

那和記全體工友 罷工還要錢 要一月給半月 衝突起來了 英國底職員們
便抄起鎗杆 頭一鎗剛打死 工人一個 英國的陸戰隊 便紛紛上岸 上岸來
對工人 亂射一氣 這一射又害的三個命歸天 可憐那受傷的 還有好些個
又捕去大多數 他任意摧殘 我江寧交涉員 事後提抗議 要讓他陸戰隊 快
快的撤完 誰知道八月五 他也來抗議 有他的代辦公使出 不遜之言 打死人
翻咬理 已够無理 還要我賠損失 與他道歉 我江蘇領袖官 同樣去抗議
那便是省長大人 有名的鄭謙 誰知道英領事 反來了拒絕 仍要我賠他個
心足意滿 鬧到了這田地 事又僵住了 無形地這大案 又成了懸案 英國人
裝紳士 全是假面具 一出了這些事 也就抓破臉 我們這中國人 虧算吃够
了 討便宜討到如今 他還沒個完 他殺人又放火 簡直是劫盜 他開口愛吃
人 與豺狼一般 我們要不起來 膺懲他一下 這口氣到何時 才能出的完

七大慘案之六（沙基慘案）

這一案 我也要 叙一叙根由 他與那前三件 同樣的可羞 原因是與漢口大概彷彿 五卅案消息到 這案起了頭 這消息傳到了 海南附近 香港的中國人 提出了要求 這條件先送到 香港的英政府 又罷工又罷課 要援助到頭 他們的好辦法 與上海一致 要目的全達到 才肯罷休 最要是不平等條約全打倒 正赶上青島市 鬧慘案時候 這香港有華工 超過了五十萬 全痛心同胞們 碧血慘流 香港的英政府 見形勢嚴重 便派了武裝隊 四面把守 並叫他護衛兵 一齊上了岸 戒嚴令立刻下 驚動了全廣州 華工見勢不好 多回家避難 回到了廣東去 宣布緣由 廣東人既受了 這番大激刺 便打算給英國 一棒喝當頭 有沙面乃領事 集中之地 我華人在此服務 也多半久留 這沙面華人們 因為五卅案 也自動罷工援助 報這份冤仇 表決好廣州市 洋行的工友 態度要取一致 萬不肯甘休 此外底各國洋行 職工也憤

慨實行了月薪捐款 一律的幫湊 每百元捐五元 一個個照辦 用來作罷工費 暫時來補救 沙面底各領事 看得恐慌了 就開了橋的鐵閘 防前又顧後 又派了大批水兵 一齊登了陸 一剎時不容緩 花落水流 又在那沙面的各衝要地帶 擱沙包布陣勢 如大敵臨頭 廣東的各界人士 多起來對付 全體多動員了 發出了要求 也遊行也示威 也開會議 組織好兩個會 意見相投 先來個下半旗 黑紗纏臂 多踴躍參加了 去哀悼工友 這一鬧擴大了 全省照辦 除香港沙面外、省城先動手 論參加的總數 六萬人以上 貼標語喊口號 勇氣十分够 那時間有劉湘 一大批部隊 與嶺南大學生 遊到西橋口 這橋口與沙面 本來在一帶 沿岸的英國兵 一片兇趕趕 英國人見來了 學生與劉部 便開了機關鎗 射了個够又够 剎時間路中人 射死了幾十個 巡行隊打死的 也十大幾口 至于那受傷的 更不計其數 路中人鎗起後 逃躲個不停留 因踐踏砸死的 又是無其數 又好些落了水 漂滿了屍首 這一案罷工的 幾乎三十萬 但我們和平態度 始終是保留 我政府與市民 對

沙面抗議 對沙面英領事 鄭重的要求 一面將被難者 給公祭國葬 並要他
慰死問傷 樣樣都有 廣東的省公署 也連發照會 對那些各國領事 詳細報
緣由 那美國與德國 駐粵的領事 知道了大抱不平 替我們怒吼 又證明那
暴英 屠殺我民衆 英領事偏說開鎗 我先他在後 我政府接到了 覆文之下
二次裏去抗議 提出了五要求 到後來他答覆 是簡直拒絕 他說奉使團令
全不能接受 我政府三次裏嚴重去抗議 更照會京使團 說證據理由 從此
後這一案 交涉又停了 到現在已隔了 十幾個春秋 這樁事大關鍵 就在沙
面 所以有沙基慘案 這個名字留

七大慘案之七（萬縣慘案）

在民國十五年 六至八月裏 這三個月份內 又出了麻煩 那時有英國輪船
把木船迷毀 木船上乘客們 死的死淹的淹 那木船本是我四川百姓的 軍民
們過川江 常坐這些船 這慘事鬧出了 一連整五次 他還是飛輪逞快 好像

是瘋顛 淹死了我軍民 整五十八個 損失了我軍欸 四萬又五千 還丟了我子彈 五千五百發 還丟了我步鎗 够五十六桿 這一度出在雲陽 已是第六次 以前的五次損失 還沒有計算 出事的這輪船 名叫萬流號 還有那嘉禾滇流 也是肇禍底船 到後來萬流輪 剛走到萬縣 我川軍要查問 派到檢查官 按理說這是我 應有的手續 那英船反派兵 妄動了野蠻 他勒逼我士兵 馬上繳鎗械 同時又機關鎗 亂射我一番 因此我士兵中 重傷又兩個 鬧完了他便要 安穩的開船 他以爲他利害 要跑便跑了 偏觸怒我川中 當局的官員 將他的兩隻輪船 首先來扣住 防備他代運戰品 免再出禍端 那英國在四川 有駐渝領事 我交涉帶抗議 他總是遷延 不料領剛到了九月初五日 英國竟開到了裝甲的戰船 載的那武裝兵 總有幾百個 有機鎗有大砲 都擺在上邊 到萬縣停到他 被扣的船左近 乘不備偷攻我 看守的人員 手機關撥開了 猛力的掃射 我憲兵百餘名 差點多命完 同時又趕來了 英船兩大隻 用大砲攻我城 連打兩岸 陳家壩南津街 省衙門一帶 舖住戶燒毀

了 幾乎有兩千 論人民死傷數 好幾千以上 我川軍還鎗防衛 他才退一番
自八月二十九 萬流撞事後 英國就對他領事 把令往下傳 叫領事由重慶
往他使館報 誣報我傷他將士 多至十四員 要求我詳細調查 還要賠償費
便在那九月五日 送達我外交官 我外部九月七日 也接有報告 報告人便
是那 鼎鼎大名的蓬萊將軍吳大賢 這報告提出了正式的閣議 答英使全憑我
外交的部長蔡廷幹 到九月十四日 又拍了緊急電 這急電就出在中央的國
務院 問楊森詢聽這 慘變的真相 楊將軍那時節 坐鎮的四川 楊將軍對英
領 也提出了要件 堂堂的四大欸 多想的週全 要賠償要平等 還要他道歉
還有是要懲辦 肇禍的船員 到後來英公使 又支吾一片 我外部與他辯
再來個二返長安 想不到楊將軍 走錯棋一步 在宜昌與英人 草草便談判
我外部祇好任憑 就地解決了 無奈何授意給 宜昌的交涉員 楊將軍對這事
態度過軟了 說話間就釋放 英國的兩支船 對人民生命財產 賠償本重要
他偏許約定保留 待將來查看 這一案草草一會 便又攞開了 一直的到現

在 到了這己卯年 己卯年是今年 大家要注意 從今年往回想 過去的惡緣
這暴英他與我 惡緣太深了 勸大家千萬 莫忘了從前 七慘案我今天
已經唱够了 勸大家切莫當 清風過耳邊 連侵略帶禍變 已唱了十三段 還
希望 反英的壯士 一個個着先鞭 同胞們 喜歡聽 盡量請來聽 唱千遍
唱萬遍 我不要一個錢

一 筆 總 賬

自鴉片戰爭後 步步逼來 暴英的雙重勢力 樣樣的展開 有軍艦他當了 先
鋒使用 有金磅作後盾 拚命的安排 以前的種種侵略 這都唱過了 我們這
破落戶 就處處倒霉 九一八以前的 不用再說了 以後的提起他 我們更心
灰 他想趁東方有事 好伸展魔手 又挑撥 又離間 利用這機會 本來這東
亞事 應由東亞辦 我黃族對我黃種 我自有主裁 西洋人干涉我 已嫌不守
分 他暴英來管我 更是不應該 調查團自吹自唱 來擔任團長 那李頓高視

闊步·有甚麼體面來 他的那報告書 滋味太濃辣 他便是第一個 害羣的大
盜賊 送秋波與中華 一面又作祟 對一些軍閥政客 亮他的詭才 他祇怕我
東亞 一刻的安定 看他的存心作事 一大片邪歪 說完了這李頓 再往下來
講 再講那李滋羅斯 那一片奸壞 他本是經濟專家 早就有成算 所以他趁
機會 便要出壞來 他一來說了個 天花亂墜 當顧問 改革幣制 他打起招
牌 哄的那黨府要人 個個迷惑了 以爲是天賜他 專來理財 一面要無限制
讓通貨膨漲 一面要集中現金 都送到海外 海外的英美來 這一套好把戲
玩的真利害 把中國搗成了 整一座空台 他一面對美國 討了個大好 一
面害我國人翻不過氣來 英國人陰險毒辣 他倆是代表 他偏要出這兩個 損
人利己的好寶貝 九一八以前的 我件件都唱到 以後的這兩件更長了禍胎
再往後再提到 蘆溝橋事變後 這事變他英國 就暗中出壞 挑撥起來 他讓
我兩國間 意見難接近 他還要援助蔣氏 使戰禍展開 互啓疑猜 我們要不
把他 磨懲一下 東亞的新秩序 如何建設來 他爲了保持他 在華的權益

他這樣破壞我們 應該不應該 他利用蔣政權 來合作經濟 又把那雲貴西藏
抓到他手來 他害我兄弟鬩牆 演這大悲劇 他還想 把我友邦 弄個衰又
衰 我友邦本想建 東亞新體制 他偏要使手段 拚命的阻害 他處心又積慮
野心有天下 中國成次殖民地 他才算痛快 自事變操縱金融 他還不算够
還利用香港地方 武器送將來 這武器多是那 現金來換取 拿九億四千六
百萬元才換得過來 這大量現金現銀 可惜多走了 多經過香港去 讓英國發
橫財 這不過舉一個 較大的成例 除此外一切禍亂 他全做後台 他還有滙
豐銀行 用來作工具 利用作經濟侵略 專侵略我來 他在華經濟勢力 萬言
也數不盡 他在我南北各省 十五處有租界 這租界更是他 侵略的策源地
到今日藏污納垢 還利用租界來 論今番天津租界 關係是很大 這大禍都是
他 英國撞出來 藏起了 暗殺團 殺我的好官吏 他膽敢造成了 大恐怖時
代 他還要不顧臉 作種種丟人事 我政府警告他 他還是隱埋 他不但不理
我 而且使暴戾 我們要容忍他 實實地不該 他租界變成了 萬惡的淵藪

窩藏了黨共妖魔 無數的禍胎 我友邦要協同檢查這惡類 他膽虛又弄鬼 不承認引渡來 照這樣種種不法 非膺懲不可 我們不膺懲他便倒霉。我政府既對他 嚴重表示了 我友邦大日本 領導有良才 現在的反英運動 全國瀰漫了 有友邦協同我 那怕這奸賊 現在要與東亞 建設新秩序 這秩序定好了 幸福無量哉 我中日與滿洲 先要提攜好 保東西 固南北 還有個瓊崖 這樣底新體制 再好也沒有 反暴英 好處是 剷除障礙 我東亞轉眼間 整個興旺了 從今起 東方明朗 到千秋萬載

反莖鼓兒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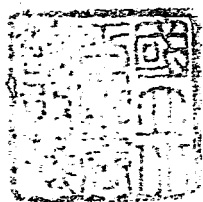
第二集

三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送開



8
7 144

2	9	6	2
---	---	---	---